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子部·雜家類

- 墨子閒詁十五卷附錄一卷後語二卷〔清〕孫詒讓撰  
尸子二卷存疑一卷〔清〕汪繼培輯校  
古迂陳氏家塾尹文子二卷題〔周〕尹文子撰  
公孫龍子注一卷校勘記一卷篇目考一卷附錄一卷〔清〕陳澧撰  
鬼谷子三卷〔梁〕陶弘景注〔清〕秦恩復校正篇目考一卷附錄一卷〔清〕秦恩復輯  
淮南鴻烈閒詁二卷〔漢〕許慎撰葉德輝輯  
淮南萬畢術一卷〔清〕丁晏輯  
淮南許注異同詁四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清〕陶方琦撰  
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清〕錢塘撰  
風俗通義校正二卷風俗通義補逸一卷〔清〕朱筠撰  
顏氏家訓七卷〔北齊〕顏之推撰〔清〕趙曠明注〔清〕盧文弨補  
補校注一卷嚴式誨撰  
附錄一卷

# 墨子問詁

〔清〕孫詒讓撰

據清光緒三十三年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寸刻本  
三毫米寬二七二毫米八本

# 墨子問詁

## 十五卷目

## 金錄

錄二卷後

# 語

一卷

詒澤署檢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翼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尚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重。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壅終古矣。

藝序

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攷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壅終古矣。

國朝錢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徐徑既闢。與交相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問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僞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誠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藏。詰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

足序此書哉。竊賞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衛突厥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機與乎。嗟乎。今天下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

墨子

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遠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惄於擴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諱復深切。務陳古以剖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反之質。案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茫蕪。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踰武千里。其相非寃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紾駁。覩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眇故攬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假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爲之注蘇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別通涂徑多所誤正余昔事錢覽有據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抄者今清杭州丁顧千里校道本同前五卷大致與道城本同里校道

訓釋今於字訛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晞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彙編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詞篇引術合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爲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假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厚池之濱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尚元具册端附校異文闕有可采借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祁今本召謂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憊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逐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哲族氏之若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狴甞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葬新雉已卜於白若之龜林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尚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葬新雉已譌作翁雞雉乙又攬雉字遂以翁雞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待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茲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  
違迂它若經說篇之螭爲芸桴爲虯虎爲霍兵法諸篇之  
誤爲順又爲類茲爲芸桴爲杯其跋互尤不易理  
文舊校精竊者經據補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於注凡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魏增改以昭詳慎  
董卓思十年略通其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說之凡謂之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旨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目錄一卷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隋志別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卷之五道藏本同卷

卷之六	非攻上第十七
節用上第二十	非攻中第十八
<small>漢書節用上第二十注引同</small>	
節用中第二十一	非攻下第十九
<small>漢書節用中第二十一注引同</small>	
節用下第二十二	非攻下第十九
<small>漢書節用下第二十二注引同</small>	
節葬上第二十三	非攻下第十九
<small>漢書節葬上第二十三注引同</small>	
節葬中第二十四	非攻下第十九
<small>漢書節葬中第二十四注引同</small>	
節葬下第二十五	非攻下第十九
<small>漢書節葬下第二十五注引同</small>	

卷之十	非命下第三十七
經上第四十	非儒上第三十八
<small>晉書魯勝傳墨子注云墨子有上下經各四篇即此</small>	<small>關</small>
經下第四十一	非儒下第三十九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small>治要篇目同</small>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卷之十四	
口口第五十一	
卷之十五	
備城門第五十二	
<small>明吳寬錄本無目錄其當卷高臨爲五十五冊末吳氏手跋云本書七十一篇其五十一之五十三五十七五十九之六十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並闕當訪求古本考入云是吳所據舊本實如此則當闕五</small>	



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

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

語讓

墨子閒話十五卷

一親士下所染中法儀中二尚賢中三同上

七患下辭過中三辨中五非攻上六節葬下中

四兼愛上五非攻上六節葬下中

七上天志

八明鬼下九非命上十經說上下

九下非儒下十經說上下

十一經說上下

十二貴義中十三公輸中十四簡城門中

一大取小十二公孟中十三公輸中十四簡城門中

句讀頗自矜爲創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

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宋不無望文生

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

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

伯孝廉之綱許假得陽湖楊若藻彝經說校

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

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

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

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

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肇校亦

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

可僥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

盡總目

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疏闕之咎無可自掩且以晞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鑄頑居士書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

眾經音義

倉頡篇

曰親愛也

士此與脩身篇無稱予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

說未端此書文多闕失或稱予墨子所自著之書也

非古本之舊本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著之書也

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

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

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見賢而不

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云慮謀恐

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

出走而正天下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

曰正天不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尚賢篇

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

墨子

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誠爲長卽誠爲君皆非征云正治也亦非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濶也語讓案呂氏春秋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攝中國之賢君畢云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

允攝當與攝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

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教乎匹夫此義與彼同

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

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

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

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

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太上無敗云河上公注老子選注

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善文所謂敗

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老子謂吾

相當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言以親士故吾

能用其民也我無

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畢云：言不肖，苟安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言自處於難，卽躬自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厚而薄責人之義。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據上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術，又闊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雖襍庸民終無怨心。畢云：言遺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臣迫君然此與誦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偏疑佞之誦。下傷上。畢云：言佞人病君必有弗弗之臣。弗讀爲拂。說文：上必有誦。誦之下廣雅釋訓云：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誦諸莊子人間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擊日誦案：洪恩煊謂與誦也。說文云：論訟也。王篇云：魚格切分議者。

上齋闔與唚。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唚，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唚，古音義同史記。劉向傳：顏師古注云：唚，音吟，音詭，近是。戶薩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蘇云：暗唚，詭，詔誤在側。善議障塞。蘇云：側塞，亦爲韻。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畢云：歸之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說文全部云：錐銳也。此其錐。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錐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廣雅釋詁云：錯磨也。錯者必先靡。畢云：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也。此其銛。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爲韻。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伐。畢云：挫靡爲韻。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也。畢云：挫靡爲韻。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摧。有五刀。此其錯。廣雅釋詁云：錯磨也。錯者必先靡。也。此其銛。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爲韻。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畢云：灼暴爲韻。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也。畢云：挫靡爲韻。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也。此其錯。畢云：今有五錐。此其錐銳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畢云：先字明矣。先篆書作若。近字古文作岸。墨子當死。吳起之裂其事也。車裂亦見氾論訓云：吳起刻削而盡。楚惠王之卒已五年。疑同塗。塗外傳云：吳起益文誣之。畢云：言不肖，苟安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言自處於難，卽躬自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厚而薄責人之義。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據上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術，又闊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雖襍庸民終無怨心。畢云：言遺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臣迫君然此與誦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偏疑佞之誦。下傷上。畢云：言佞人病君必有弗弗之臣。弗讀爲拂。說文：上必有誦。誦之下廣雅釋訓云：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誦諸莊子人間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擊日誦案：洪恩煊謂與誦也。說文云：論訟也。王篇云：魚格切分議者。

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受命爲諸侯當楚  
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況非樂上篇說齊  
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  
雖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  
之未審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  
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  
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  
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  
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谷部  
川爲谷爾雅釋水云水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墨一  
四

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  
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案前說近是益非兼王  
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庸鄭注云昭昭猶耿耿小  
明大水不潦潦畢云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人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圭  
堯猶曉曉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蒙疑  
讀爲更端之詞下句者字當爲若若乃連  
三語卽承此言之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  
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谷部云陝隘也俗作陁狹非異  
云說文云涸渴也逝淺者速竭王引之云逝淺二字義不相屬逝當爲遊  
俗書游字作逝與逝相似而誤遊卽流字也曲禮注  
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卽游字徐音流流  
淺與谿陝對文俞云逝當讀爲澗古字通也詩有杕  
杜篇亟肯適我釋文曰亟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  
離都夫人篇夕濟分三澗杜預王逸注並曰澗水淮  
澗與谿陝對文因段逝爲境塉者畢云境塉當爲  
塉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

說文俗寫从土何依公羊學曰境墳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湧澤不出宮中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湧厚也則不能流國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俞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起士雖有學一旬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今本不自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同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連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語范連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俞頌那置我執鼓那置者衍字也下無終無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博聞上句竝無者字是其語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曲誦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戚言族外案古多稱父母爲親戚詳

兼夏下篇此則似通內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兩雅釋詁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畢讀見毀畢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

畢讀見毀，畢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  
句  
譖懸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譖于今據道藏不正王校同畢云玉篇云懸他得切懸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括王云清懸卽譖懸值二十八年左傳閒執譖懸之口是也譖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繩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並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譖懸之言也故下林氏曰雖有譖計之民無所依矣  
批打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不快批扞卽批捍也爭云說文云批挾無出之口殺也玉篇云忤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

記云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儉鄭注云設  
云倫苟且也此義與彼正同 設壯日盛壯疑作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墨翟書  
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王引之  
云弗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笄古文我字與弗  
相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笄是其明證  
笄之從笄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  
木載古文作笄故於此亦不知爲笄字生則見愛死  
之爲恭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生則見愛死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  
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馴  
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  
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注云訓讀爲馴  
訓與爾雅釋訓義同謂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肢體  
出口者皆典雅之言  
卽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接之肌膚小  
雅廣詰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占  
文挾皆作接俗作決義並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  
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痼疾固高注華髮隳顛道  
云捷養也案捷字亦通高矣其義

畢云顙字當爲墮詒讓案說文彥部云鬚髮墮也負部云顙頂也墮與鬚通墮顙卽禿頂新序豫事篇云齊宣王謂閭丘印曰上亦華髮墮顙而後可用耳

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俞云偏亦辯也儀禮少牢饋食禮辯揣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偏是辯與偏通用物言偏是非言辯文異而義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畢廣雅云幾微也或木字之假音說文云木之曲頃同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本不固者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墮詒又雄而不脩者畢云雄猶勇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詩云耗斂下土又云耗正作耗名不徒生而譽也詩云耗斂下土又云耗正作耗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不圖於何有當爲非在身而情當爲情誤上云雄而不脩反其路者也路當爲務卽家上務爲脩者其後必脩反其路者也智務爲察而言謂違反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卑讀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戴義梁作伐載釋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名釋姿容云戴載也思尋焉疏引服虔左傳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

